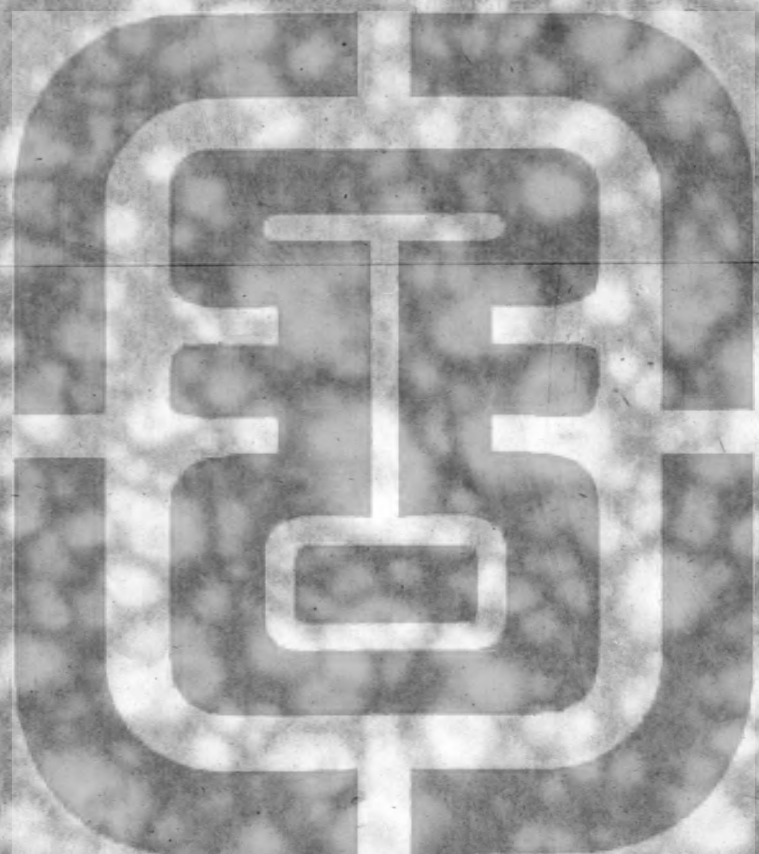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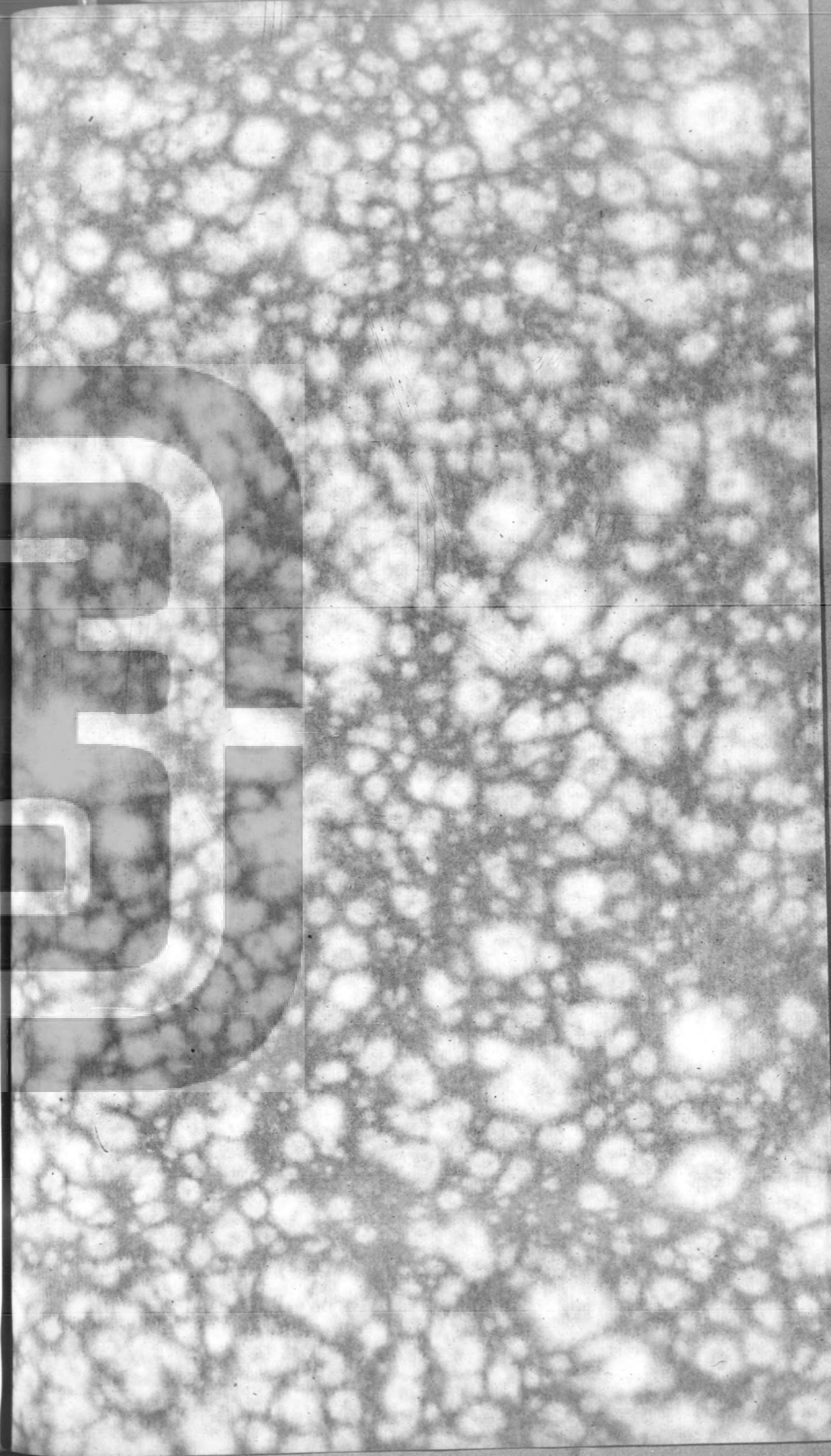


6970



隋書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賞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

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
修起居注劾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
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
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
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
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合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
火竹火草火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
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
殺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
主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劾又言上有龍顏戴千之

表指示群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劾上表言符
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
十里鏡徹齊氏以爲巳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
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
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取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
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
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
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慈近河得青石圖
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
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栲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

腹下有文曰天下揚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
年賚揚鐵券王與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
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
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出圖書屢出建德六年
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災陽汴
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
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
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鬪於亳州周
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為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

後鬪於災陽者災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
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八自崇陽門也西
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
殺皆盛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
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秦人有命謹案
此言皆為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
者皇家於五姓為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宮
黃色者隋色也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
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
黑龍鬪者亳州災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揚姓納音

為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
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
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
玄說陵當為除九闔能去敵曰除臣以秦人有命者秦之
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
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象識也干盾也秦人之
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秦人之表不喪毫
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
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
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
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
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為陳留
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
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
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為是誅陳留
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
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叅至尊代為
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
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
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

南狀如織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相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至忽變爲非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劾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復之從東北來立大起

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在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

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辛西山仁壽
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揚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
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
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為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
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
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貧之當為真人
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
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寤言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
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
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

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十一月神人從中
山出者此卦動而大身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
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
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
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騶騮馬也屯卦
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騶騮馬脊有
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曆數至也河圖帝通
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協靈晉河圖曰皇參持曰皇辟
出承元訖道無為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曰皇色握神曰投
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

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
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
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
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王衡
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
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
隋德合上靈天皇天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
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天也辟君也大君出蓋
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
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
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
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
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
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木絕者法象木廢絕也立皇后
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
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
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
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
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

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劾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伎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末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蒲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末安宮者象京師之末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三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宗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持實為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

遺直石碣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
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
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
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
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
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
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
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
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埋沒無聞初撰齊誌為編年
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
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
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
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
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
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
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楊祖昂父君
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
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

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數以是大見嗔賞仕陳年十七
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
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古候由
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
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
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
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
寸二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
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
五分周官以上圭之法正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

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
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分曰去極近則影短而
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
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
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
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
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
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
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
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

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
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日並與天地日月
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
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
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筭永永無窮上大悅
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
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
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
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
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

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縣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
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
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
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
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細
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吐
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
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必
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
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其後

天下亂帝初羅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具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按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六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

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糧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泰東嶽沉五火於北溟

告成岱岳無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
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
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摺
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
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
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充少在江
左初以警暗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來時幸
于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暑景
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利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為河朔清
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歎
息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特進臣魏徵

楊玄感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池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口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

歲餘起拜鴻臚卿龔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
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
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
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
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
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
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
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
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
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

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
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下時百
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贄治
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為逗留不時進發
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
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玄
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
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
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
男夫於是取飄布為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

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
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
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
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
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
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
弘策拒之弘策戰敗遷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
省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
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
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

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
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
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
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
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歿民敗德頻年肆眚
賊於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
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
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
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
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

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發此滯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灑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鳴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討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

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
 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
 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
 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遂
 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
 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
 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
 以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閩鄉上
 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
 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

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段蘆茂玄感窘迫
 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
 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
 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縶
 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為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為郡
 丞周璇玉所殺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
 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
 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為梟氏詔可
 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為
 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歲

敗兵漸潰散為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蓆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異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為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

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殺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誕不治產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

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竒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咲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練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

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
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
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
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
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
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
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
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
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玄縱賂遺及玄感敗
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
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
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
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
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授儀
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
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
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
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

辯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
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
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
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
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
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
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鬻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
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

過滕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
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
相譟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太
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弊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

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旣而揚玄感起於黎陽元進
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
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
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
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
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

屯茅蒲以抗官軍頓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燮管
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
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
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
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
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具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
三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旣渡江元進
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入
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
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
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
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者
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
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
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
號爲名將密多籌策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已
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及散家產賙贍親故養客禮賢
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

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
志勩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
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
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
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
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
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
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
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
方天下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

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逐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
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隋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禱告
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
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
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
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
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
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
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
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矣請

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友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苟或止而見疎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共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富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咲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龍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結衆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官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北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殪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

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
市酒食每譙飲道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次邯鄲夜宿
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
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
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
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
沐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露襟
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異樊噲市
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
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
趙地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
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
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
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
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
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無
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
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
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陀所敗聞
其來大懼將遠避之

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

且恨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
勤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
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
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
蒙塵播揚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
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群凶豈可求食草間常
為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
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
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
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

為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
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
君心民所取老弱繼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貴郎將劉長
介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
於是推密為主密城洛口周廻四十里以居之房彦藻說
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為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
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彦藻為左
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
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
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為護軍

武貴即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廻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貴即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廻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鞏德方俱死復以鄭頊為左司馬鄭虔象為右司馬柴孝和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廻洛建護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靖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撫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

他人我先一朝失之筮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為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問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死與官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廻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李晃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其傷之甚充營於洛

世宗本紀第五十五

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完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
沮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
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
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
款附以千自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天冢宰總統衆
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
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
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
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
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與饌以待之
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
讓入坐有好一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
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
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勳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
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及密並釋而慰諭之
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郟元直單雄信等
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勳單雄信王
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
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
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

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貴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没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甚重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六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大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關關攻

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過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卓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酒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汗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

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圍為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弊其眾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與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及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密引

兵而西遣訟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為司辰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温縣間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暹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眾心漸然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温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

密密固疑焉會世充悉眾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眾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龜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害密其惡之世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頰為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眾謀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

眾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恐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伯當曰兵敗矣父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眾眾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魏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裴仁基

河東裴仁其字德本相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
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隋陣拜
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即位諒舉
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諒敗仁基之超拜
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向思多於
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
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平獲寇掠靺鞨
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
據洛口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榮
陽通守張須陁爲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
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弊
所得軍資卽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
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
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
以爲絳郡公其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衆罷偃師
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
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
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
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
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

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
聞三也我按甲蓄勇以觀其弊彼求聞不得欲走無路不
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
請戰仁基苦爭不得突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爲
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
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
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
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
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
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
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
之俱爲世充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
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
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
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旣
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
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群策畢舉服猾夏
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爲池厚澤被
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

嶠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耻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踰碣石漸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搖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功高漿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轡轡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踈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慙受顯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鳩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霍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旣而禍生轂下疊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

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為墟夫以開
 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眾寡筭
 甲兵之多少較君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
 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
 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
 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為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
 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為無
 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
 而自_守忠讜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
 守_守女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提億兆如草芥顧群臣

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各而喪實兵纏魏闕陪危弗圖圍
 解馬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
 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
 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
 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
 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
 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恩重世
 君之失德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
 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殪醢之誅先
 人受秣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

原百原故變壹貫赤卽文

輿

想各壹變原貫卽卽卽文

函谷將割鴻溝其月之間眾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
四方威行萬里雖運我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
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擊大抑陳項之

李孟歎

歎

歎

歎

由卽卽文

卽卽卽文

列傳三十五

隋書卷七十

